

DOI: 10.13288/j.11-2166/r.2015.24.026

《中医杂志》伴随我前进

黄志华

(南阳市中医院, 河南省南阳市七一路西段 939 号, 473003)

作为一名普通的基层中医工作者, 我参加工作已经 30 多个年头了。30 多年来, 坚持订阅《中医杂志》已成常规。每当杂志到手, 先从头至尾通读一遍, 后对重点和感兴趣的文章研读再三, 也早已成为习惯, 甚至连杂志上刊登的插页、消息、广告都不愿轻易错过。现在, 杂志已发展成半月刊, 以前每月一期, 月月期待。一瞥见郭沫若先生手书的“中医杂志”四个大字, 那种亲切感便情不自禁地油然而生, 正如久未谋面的老朋友再相见一般。

回想当年, 再看现在, 自己从一个单纯幼稚的青年学生, 逐渐成长为高年资的主任医师, 《中医杂志》的指引、帮助伴随着我前进的每一步。事实上, 我相信, 多少青年医生因为有了《中医杂志》这个良师益友, 理论水平不断提高, 实践经验日益丰富, 业务技能渐臻完善, 成名成家者也大有人在。我虽无所成就, 但工作中每取得一点成绩, 喜悦之余总忘不了《中医杂志》这个老朋友、好老师。《中医杂志》是专业期刊中的领头雁、大哥大, 在人们心中有着重要地位。

当今, 我们从《中医杂志》封面所看到标示的种种荣誉、奖牌, 这种权威的名副其实。早在 20 年前, 《瞭望》新闻周刊 1995 年 10 期曾刊载谷伟的文章“让世界了解中医——中医杂志社长黄宏昌一席谈”, 文章中说, “在发行量连年下跌, 象一个驱之不去的阴影, 压得报刊的社长、总编辑们喘不过气来的今天, 一份专业性很强的学术月刊竟能连续近三十年稳定地吸引国内外十几万订户, 不能不说是件很了不起的事情”。《中医杂志》的长盛不衰, 其魅力由此可见一斑。

说到黄宏昌老师, 不由得立即想到更早一件事。那是 1988 年, 我刚参加完《河南中医》编辑部举办的为期两周的中医论文写作讲习班。正好我的老师陈定生要写一篇文章, 因为他是西医, 曾经西学中, 又听说我才参加过学习班, 便征求我的意

见, 并让我帮助修改、投稿。他文章的题目是: 白虎加人参汤治疗严重饥饿症。我看后眼前一亮, 当即建议径投《中医杂志》。结果, 投稿不久, 很快就收到回复: 有录用价值, 需进一步修改, 并详细提出修改意见的一、二、三。随信寄来的还有黄宏昌老师的一张名片和短信。短信中说, 他有一个朋友或亲戚, 正好也是严重饥饿症, 与陈定生老师文中所描述十分相符, 便跟陈老师商讨如何治疗, 并请其开处方。这才知道黄宏昌老师是陈老师文章的责任编辑。最后, 陈定生老师的文章发表在《中医杂志》1989 年 5 期。当时, 还真不知道黄宏昌老师就是《中医杂志》的社长, 他的名片上只显示了编辑这一职称。那时的《中医杂志》, 每篇文章末尾还不署责任编辑姓名, 版权页也不署社长、总编辑等的名字。况且, 我们也想不到, “社长”会亲自做编辑文章的具体工作。及至后来, 还是在《中医杂志》的消息栏目中, 我看到了黄宏昌老师逝世的消息。虽然陈定生老师与我都和黄老师素不相识, 仅仅的一次投稿之交, 但惊悉噩耗, 仍然悲叹交集久之。现在想来, 编辑老师与作者之间的互尊互信, 确是至真至诚。

再后来, 我在工作之余, 根据读书笔记、学习心得及跟师体验, 撰写了《从经方实验录》看曹颖甫治学思想》《熊宁宁治疗慢性肾功能衰竭经验》两篇习作, 分别发表于《中医杂志》1996 年 5 期和 1998 年 8 期。巧的是, 前一篇在我 1996 年晋升副高, 后一篇在我 2002 年晋升正高期间, 均作为鉴定论文提交上报, 都得到了评委的认可, 顺利通过评审。我个人体会, 写文章的过程, 要查阅文献, 收集资料, 撰写文稿, 投寄期刊, 再经编辑老师筛选、修改、指正, 确实是一个学习、提高的系统工程。能够得到编辑老师的认可、录用、发表, 也就意味着这个工程通过了合格验收。其中, 固然有作者自己的努力, 更有编辑老师的辛勤劳动和无私奉献。

到了 2008 年,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启动“第二批全国优秀中医临床人才研修”项目。经过推荐和严格考试、考核,我有幸入选。此前,第一批研修项目进行时,《中医杂志》就已经专门开辟“读经典做临床”专栏,以供研修学员投稿。二批项目启动时,已经有多名学员发表了很有价值的高水平文章。我也怀着试试看的心态,学写了一篇题为《经验集腋诚可贵,教训得来弥足珍》的文章,投寄编辑部。没有太久,就收到了《中医杂志》编辑部 8 号编辑老师的修改指导意见。老师通过电子邮箱同我沟通、交流,使我如醍醐灌顶,收益颇丰。后来,这篇文章被发表在《中医杂志》2010 年 3 期,也是“读经典做临床”栏目的最后一篇文章。收到赠刊才知道,原来 8 号编辑老师就是李春梅副总编辑,她就是我文章的责任编辑。我再次感受到,在《中医杂志》辛勤的编辑老师们,好

传统亦代代相传。2009 年春天,第二批国优项目启动仪式及第一期培训班在北京京东宾馆举办,此地离《中医杂志》编辑部不远,当时,我曾想冒昧前去,看一看未曾谋面的编辑老师们,看看他们的工作地点,看看他们在怎样地“为他人做嫁衣”。但转念一想,老师们那么的辛苦、繁忙,又加之学习时间紧张,最终还是打消了这个念头。

时光如梭,第二批优才研修项目早已圆满收官。项目结束后,遵照项目领导及老师的指导、要求,我又积极参与了研修项目成果汇报丛书个人专辑的撰写。目前已由中原传媒集团、中原农民出版社定稿,不久即可付梓。

值此良师益友《中医杂志》花甲华诞之吉,除了诚挚的衷心祝愿,更要向《中医杂志》的编辑老师们再说一声“谢谢你们,辛苦了”。

编辑:柴倩云

DOI: 10.13288/j.11-2166/r.2015.24.027

《中医杂志》是我的良师益友

黎忠民

(蓬安县锦屏中心卫生院,四川省南充市蓬安县锦屏镇内西街 30 号,637850)

我喜欢《中医杂志》,因为她是我的良师益友。

杂志设有数十个栏目,主要刊登中医、中西医结合方面的最新科技成果和诊疗经验,旨在发扬中医特色。

我在 1981 年读卫校期间,第一次阅读订购的《中医杂志》时就爱不释手,其中“中医教学”栏目“‘病机十九条’阐要”“问题解答”,中医晋级考试、考核试题及答案”特别引我注目,反复详细阅读后深受体悟,认为自己见到了一位好老师,她能补充我们在校学习的不足部分。后来每期杂志中的教学部分就成了我的必读课程。

由于教学栏目激活了我的学习兴趣,渐渐地我又向《中医杂志》学习论文写作知识,虽然我通过努力在全国的中医专业刊物上发表过几遍论文,也注重了文章的科学性,实用性和新颖性,但在写作的过程中总是觉得自己的知识太少,素材缺乏,

语言枯燥。后来我拜读了舒鸿飞老师在《中医杂志》上发表的《从写作实践谈论文的修改》(2006 年 47 卷第 7 期 546 页)《读书、临证、积累与写作》(2008 年 49 卷第 1 期 84 页)两篇文章深受启迪,铭记“读书是奠定写作的基础,临证才是写作的源泉,积累提供写作材料”和论文的修改方法,我遵循舒老师的写作经验,利用业余刻苦读书,有计划地把临证中的资料收集起来,归纳分析,再进行写作和修改。近 10 年来我撰写了 30 多篇专业论文,并得到发表。

我与《中医杂志》相伴 30 余年,令我感受最深的是《中医杂志》质量高、理论强,经得起实践的验证,真正能传道、授业、解惑,是我们基层医护工作者的良师益友。

编辑:柴倩云